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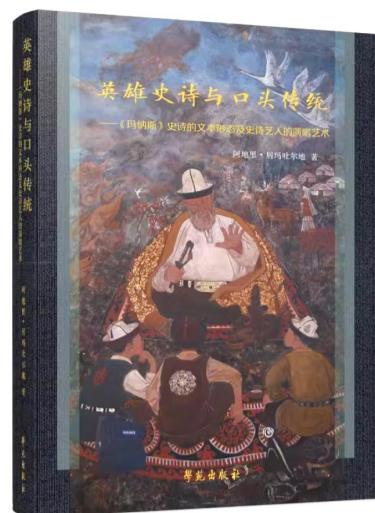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柯尔克孜族,中国社科院二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攻《玛纳斯》学、口头诗学、民俗文化研究工作。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天山文艺奖等。著有《中国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等,主编《中国〈玛纳斯〉学辞典》《中国〈玛纳斯〉学读本》《世界〈玛纳斯〉学读本》等。翻译《玛纳斯》汉文版第一部、第七部、第八部共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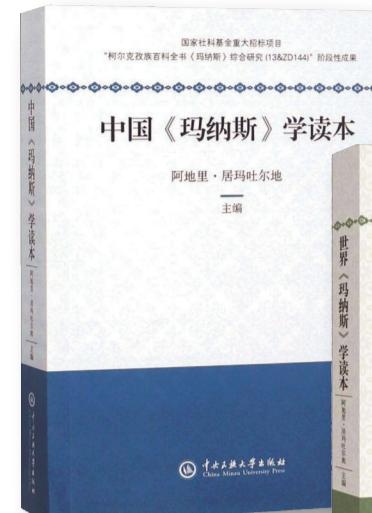
■访 谈

向世界讲好《玛纳斯》故事

□
访学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



《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形态及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学苑出版社,2023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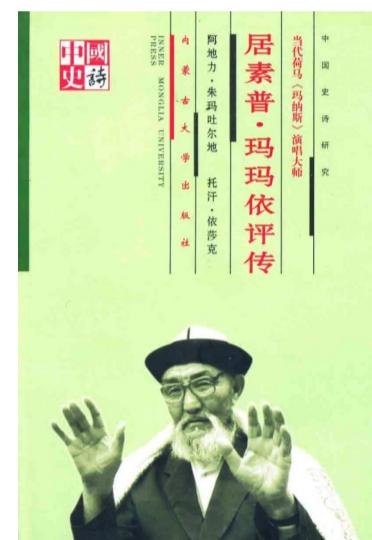
《中国〈玛纳斯〉学读本》
《世界〈玛纳斯〉学读本》,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中国〈玛纳斯〉学读本》
《世界〈玛纳斯〉学读本》,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左)与《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



《〈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阿地里·朱玛吐尔地、托汗·依莎克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玛纳斯》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被称为柯尔克孜族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观看《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他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2025年3月26日,新疆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从多个方面对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玛纳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规定。本报特推出对《玛纳斯》研究专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专访文章,和读者一起走进《玛纳斯》研究的独特世界。

——编者

热爱文学的初心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阿地里老师好,我刚读完您的《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形态及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一书,收获很多。这本书可以说是您多年来对《玛纳斯》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吧?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从事《玛纳斯》的翻译研究,至今已经差不多40年了。我对《玛纳斯》的了解是从翻译开始的,研究首先是从史诗歌手群体玛纳斯奇切入,比如我和我的爱人托汗·依萨克合作,对我国《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出版了他的评传,后来又对其他玛纳斯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版了《〈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在前面一些成果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与史诗演唱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推进甚至突破。但我的研究不会就此停止,我会不断前行,继续拓展自己的研究。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诗的翻译、研究及词典编撰等方面,您进行这些工作的初心和动力是什么?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我始终认为,《玛纳斯》不仅是柯尔克孜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从20世纪末开始,我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玛纳斯》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而想要让这部以口头形式流传的伟大史诗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在各民族读者中得到普及,那就必须从文本翻译这一基础工作开始。为向各民族同胞讲好《玛纳斯》故事,我在全面深入研究、阐释史诗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史诗的翻译、普及工作。2022年7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视察期间,专门观看了《玛纳斯》说唱展示,并要求对《玛纳斯》这类少数民族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做好保护、传承、整理工作,使之发扬光大。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给了我今后更加努力研究《玛纳斯》的动力。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您最初是如何对史诗研究感兴趣的?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我对《玛纳斯》的搜集、翻译、研究已经有将近40年,从1986年7月从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进入新疆工学院(现已并入新疆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时,我就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英美及苏联作家的作品。读英美文学,是为了在读原著中提升自己的英语阅读能力,读苏联文学则是觉得苏联文学更贴近中国的社会生活。这当然与我的《玛纳斯》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也算是我最终从事史诗研究的一个动因吧。

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精神力量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您在研究《玛纳斯》时,有没有遇到过特别的挑战或困难?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要想比较深入地研究《玛纳斯》这样的少数民族口头史诗,我觉得对该民族语言的掌握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准备工作。当然,我不否认即便没有精准掌握民族语言,也能从翻译文本切入,在内容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文化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亲耳聆听史诗歌手演唱,通过歌手的演唱去理解和感知史诗的宏伟气魄,那种审美快感是无法通过书面文本的阅读来获得的。《玛纳斯》作为一部以柯尔克孜语口头传唱的英雄史诗作品,其口头性,也就是史诗歌手在演唱时所表现出的语言之美和节奏韵律之美,其口耳相传的本质特征,以及歌手在演唱创编史诗时与听众共创文本的精彩瞬间,都无法从干巴巴的书面纸质文本中感知。如果说我在研究《玛纳斯》时会遇到某种挑战,那么语言关一定是最大的挑战。

我虽然精通汉语、英文、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粗通俄语,这些都为我研究《玛纳斯》、学习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成果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如果不能精通柯尔克孜语,那么要想系统深入研究《玛纳斯》就无从谈起。我虽然是柯尔克孜族,但最初遇到的挑战还是语言关,也就是我对母语的学习掌握,尤其是要做到准确理解

《玛纳斯》的内容,并用精准的汉文将其翻译过来。我对柯尔克孜语的学习,可以说一生都不曾停止,我虽然从小生活在柯尔克孜族环境中,对于日常用语没有任何问题,但对于书面语,尤其是古老的《玛纳斯》的语言,需要从头学起。

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您认为史诗的系统翻译工作,对《玛纳斯》在国内外的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语言是沟通人类文化及心灵的桥梁。《玛纳斯》要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没有翻译,绝对不可能。《玛纳斯》在我国的搜集翻译工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开展几十年,但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译本提供给各民族广大读者,史诗的演唱也都是用柯尔克孜语,其他民族的听众无法听懂。因此,翻译《玛纳斯》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翻译这部史诗,对翻译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是凝聚柯尔克孜族民族智慧、民族艺术、民族精神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疑点、难点,遇到无法用汉文准确表达的词汇,还有蕴含柯尔克孜族古老文化内涵的隐喻性表达,尤其是丰富的畜牧业专有名词,需要反复斟酌,翻译之后还要反复修改,尽量达到尽善尽美。在完成于2022年的《玛纳斯》居素普·玛玛依唱本18卷汉文翻译工作中,我个人承担翻译了史诗第一部《玛纳斯》共计5万4千多行,第七部《索木碧莱克》、第八部《奇格泰》两部合计约3万行,共计约9万行的内容。我认为,翻译就是尽量用最准确、最优美的语言,完整表达出原文的韵味。我的原则就是尽量保持原文的叙事风格、艺术手法、语言特色,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柯尔克孜族口头传统语言艺术的魅力。与此同时,还要让读者顺畅流利地阅读,并在阅读中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感受到史诗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口头史诗的翻译没有可参照的标本,是一件开拓性工作,翻译起来困难重重,也具有很大的理论探索空间。

翻译这部史诗,对翻译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是凝聚柯尔克孜族民族智慧、民族艺术、民族精神的百科全书,内容丰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疑点、难点,遇到